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精要

一、論文名稱：四海話小稱詞的功能及其使用：以新竹縣新豐鄉為例

二、作者：謝職全

三、獎助年度：99 年度

四、獎助金額：新台幣 7 萬元整

五、研究過程(含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等)

本文選定新竹縣新豐鄉的重興村及員山村為研究的地點，兩村各選定能流利使用四縣、海陸客家話的發音人十人，一共二十人作為研究對象，以小稱詞作為調查的標的，詞表採用曹逢甫（2004）國科會整合型計畫「漢語方言鼻音尾／鼻化小稱語法化之跨方言研究」的小稱詞田調字表，取得四海話小稱詞的語料。調查時間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月至九十九年五月止。

本文的研究方法採用田野調查法、訪談法、比較分析法。田野調查法又稱實地調查或現場研究，是來自文化人類學、考古學的基本研究方法論，由英國功能派代表人物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奠定，其最重要的研究手段就是「參與觀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是研究工作開展之前，為了取得第一手原始資料的前置步驟。簡單地說，就是深入實地調查，獲取第一手材料的一個形象的說法（鮑厚星 2002）。訪談法是社會調查的實務蒐集方法之一，針對發音人在其不防備的狀況下，以自然聊天的方式，將其語音記錄下來，可補足發音人有時忘了字表詞目的說法，或發音人有時受調查者語音影響時，可做為去除干擾的參考。比較分析法，就本文而言，指的是客語次方言之間的相互對比，主要以新縣新豐鄉重興村、員山村的四縣、海陸語料與苗栗縣苗栗市四縣、新竹縣竹東鎮海陸對比，藉以了解上述兩地語言變異的部份。

新竹縣新豐鄉重興村、員山村是我們的調查點，這裡擁有海陸客家話與四縣客家話同時存在的環境，且兩地村內有大量的雙語人口，具有形成「四海話」的條件，本文參照羅肇錦（2000）、鍾榮富（2006）等的例子，自行設計四海話聲／韻／調的調查表，對重興村及員山村的居民作先期測試，從語料上證明此兩村確實有四海話存在，再就小稱詞田調字表進行調查。

六、主要研究發現

論文內容包括六章，除最後的結論外，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方法

及語料來源；第二章介紹與主題相關的研究及理論背景，包括四縣、海陸客家話的簡介、四海話的定義、小稱的相關研究、客語小稱詞研究及語言接觸的介紹；第三章為四海話的形成及其音韻類型；第四章為小稱詞的形式與語法功能；第五章討論四海話小稱詞尾的混用程度，以及影響小稱詞尾混用的社會因素。

新竹縣新豐鄉重興村及員山村四海話，主要是四縣話與海陸話接觸後而形成的客家話，其小稱詞出現 $e/\text{ə}/ts_1$ 詞尾混用現象。每位發音人各自存在不同的四海話類型，一位發音人能出現最多的六種四海話類型，兩地次方言的使用者，依舊能清楚辨識自己所使用的語言歸屬何種客語次方言，代表兩地客語次方言並處並存，可知四海話的混合程度仍低。從微觀角度觀察，兩地不同類型的四海話，即鄭榮（2007a） $X + Y \rightarrow Xy + Yx \rightarrow Xy/xY$ 演變假說上的不同階段。

影響四海話小稱詞尾混合的社會因素，包括職業、語言態度、接觸時間長短及性別。職業是影響小稱詞尾變化的最大因素，為了爭取更大的商業利益，發音人會主動配合顧客的語言習慣而更改使用的語言，在經常持續的語言接觸，促成小稱詞尾混用；語言態度會影響混用的方向，兩地四海話小稱詞尾以海陸話的兒 ə 為主，即朝向強勢的海陸話靠攏；接觸時間會影響四海話的混用程度，長時間接觸的結果，讓人們對小稱詞尾的改變已習而不察；男性保持語言習慣比女性高。

四海話的面貌在微觀角度下觀察，重興村與員山村形態各異的四海話，即是具體而微的體現出 $X + Y \rightarrow Xy + Yx \rightarrow Xy/xY$ 的演變路徑的呈現，在這條路徑上的各個階段，即是不同四海話的演變形態。重興村及員山村的發音人存在不同四海話類型，或是同一位發音人身上出現不同的四海話類型，而發音人都能清楚知悉自己使用語言所屬的腔調是四縣話或是海陸話，代表此地客語次方言共處並存，可以了解此地四海話的混合程度仍低。

新竹縣新豐鄉重興村及員山村四海話，從微觀角度探討客語次方言之間混合過程，以小稱詞尾的混合程度探討，每一位發音人的四海話宛如一個小宇宙，各有不同的發展形態，從個人至家庭再至語言社團，共同的特色是「異中有同、同中有異」，兩地四海話的特色是維持原有母語的聲調，以四縣話為母語的發音人，聲調維持四縣話的六個聲調；而以海陸話為母語的發音人，聲調維持海陸話的七個聲調；聲母的特色則是普遍帶上了海陸話 $ʒ$ -聲母，其他兩個次方言間最易出現差異的韻母，也有朝向海陸話靠攏的趨勢。

就我們調查的語料整理後發現，新豐鄉重興村及員山村四海話小稱詞尾，並非如張屏生（2004）指稱的維持不變，而是與徐瑞珠（2005）調查關西地區的小稱詞尾情況相當，小稱詞尾而是出現混用的情形，呈現 $e/\text{ə}$ 及 ts_1 三種小稱詞混用的情形，其中以四縣客家話為母語的發音人，其小稱詞尾呈現由兒 e 轉為海陸話兒 ə 的趨勢；而以海陸客家話為母語的發音人，其小稱詞尾大多仍維持兒 ə 。

影響新竹縣新豐鄉重興村及員山村四海話的混合程度的社會因素，包括職業、語言態度、接觸時間長短及性別，都對語言接觸後小稱詞尾的混合程度，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我們發現，職業是兩地影響小稱詞變化的因素的最大因素，

小稱詞尾產生變化的最重要因素是發音人的職業，爲了便於爭取更大的商業利益，經商的發音人會主動配合顧客的語言習慣而更改使用的語言，在此同時也促成語言的混用，而小稱詞尾也在經常持續的語言接觸，而有了混用而致改變的情形發生；語言態度也會影響混合程度，會朝向當地強勢的海陸話而變化，兩地小稱詞尾呈現以兒ə爲主；語言勢力造成的改變，在小稱詞尾向海陸話兒ə的方向變化；接觸時間的長短，更是兩地四海話混用程度的關鍵因素，長時間的接觸結果，讓人們早已習慣由兒e轉爲海陸話兒ə變化後的小稱詞尾，對此變化後的小稱詞尾已習而不察。至於詞彙部分，如蘿蔔乾、麻雀、茄子也都改爲海陸話用語，只是仍維持四縣話的聲調。

七、結論及建議事項：

羅美珍（2000）提出語言接觸會出現語言替換、語言影響、語言混合和融合，從語言接觸的演變來觀察，鄭縈（2007a） $X + Y \rightarrow Xy + Yx \rightarrow Xy/xY$ 來詮釋他的演變路徑，不過在實際的語言變化的過程，應是一個連續統的概念，沒有辦法一刀切來作切分。這可以解釋重興村及員山村的海陸話，有著各式各樣的不同類型，這是語言接觸後產生的演變，且正在進行演變的證據。我們發現，同一村落的發音人有不同的四海話類型存在；同一家庭成員的發音人彼此間有不一樣的海陸話類型；甚至同一位發音人身上也會有不同的四海話類型存在；更甚者同一個詞彙在同一位發音人所呈現出的四海話類型都不盡相同。

至於新豐鄉重興村及員山村四海話小稱詞尾，並非如張屏生（2004）指稱的維持不變，而是與徐瑞珠（2005）調查關西地區的小稱詞尾情況相當，小稱詞尾而是出現混用的情形，呈現e、ə及tsɿ三種小稱詞混用的情形，並且以四縣話爲母語的發音人，小稱詞尾呈現由兒e轉爲海陸話兒ə的趨勢；而以海陸話爲母語的發音人，小稱詞尾大多仍維持兒ə。

四縣話在新竹縣新豐鄉重興村及員山村屬於相對弱勢的語言，不論在人口、影響力都不如海陸客家話，卻仍維持原有的競爭力，除了語言態度外，另一個重大的原因，應是在臺灣整個客語大環境中，四縣客家話占有絕對的優勢，得到外援補給而增強厚實其競爭力。

前輩學者對四海話的探討，研究重點大多著重在音韻的變化，而且是以四縣話與海陸話接觸的區域做爲研究的重心，討論較多的是區域性的探討，探究的是移民或婚嫁造成的語言接觸，較少著將重心放在家庭內的語言接觸，意即父母雙方使用不同的客語次方言，本次在重興村、員山村兩地田調，一共出現三對父女、母子的關係，其中有兩對的父母使用不同的客語次方言，在這樣環境下形成四海話有何特色，本文並沒有就此進行深入的探討，值得未來更進一步的探究與討論。

